



第一次喝“书”

袁宝霞

去年暑假,我去儿子工作的城市南京住了一段时间。最让我难忘的不是那里的名胜古迹,而是一次喝“书”的经历。

那天,天气晴朗,朵朵白云悠闲地在蓝蓝的天空中飘来飘去,我的心情也格外舒畅,因为儿子要带我去南京的一个书局看书。

到达后,偌大的书局看得我眼花缭乱。书太多了,成千上万册图书分门别类摆满了书架。面积比我们县城的书店要大好几倍,环境幽雅舒适,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正在书桌旁静静地看书。我和儿子也找了个空桌,放下背包,然后各自去挑选喜欢的书。

我选的是余秀华的诗集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。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,

是生命的诗歌,而不是充满华丽的客厅。她的诗歌是语言的流星雨,灿烂得让你目瞪口呆,感情的深度打中你,让你的心疼痛……看到序言中对余秀华诗歌的评价,我觉得这本书选对了。

细读每一首诗歌,无论是写亲情,还是写爱情,抑或是写对生活的感悟,无不打动我的内心,震撼我的心灵。如《一包麦子》这首诗中所写“其实我知道/父亲到九十岁也不会有白发/他有残疾的女儿/要高考的孙子/他有白发/也不敢生出来啊”语言非常朴实,却能戳中人的泪点。

在这里读书,我仿佛忘记了外面喧嚣的世界。人世间的纷纷扰扰都离我而去,我独享着这宁静的时光。书局里有各式各样的饮料,儿子给我点了一杯咖啡。不一会儿,工作人员就将咖啡煮好了,杯面

外圈是土黄色的,中心是乳白色的,右上角有一个很小的心形图案,中间是深咖色的“书”字。书局的工作人员真是贴心,这是告诉我们要用心读书呀!这么别致的咖啡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,其缕缕香气不断扑进我的鼻翼,我都舍不得破坏这么一幅美好的画面了。

“妈妈,快喝吧!凉了就不好喝了。”儿子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连忙拿起小勺喝了一口。第一次喝“书”,对于我这个久居小县城的人来说,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初品,有点苦涩,慢慢地,苦涩中生出一丝丝香醇。在这里,边闻墨香边喝“书”,真是惬意极了。

“书”慢慢地被我喝进肚子里,让我精神振奋,读书的兴致也更高了。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,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

大地没有阳光;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我想,如果有一天能把这里的书全“喝”进去消化了就好了。

后来我又选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《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》。我边读边想,家人闲坐,有书可伴,不是更可亲吗?儿子说他有借书卡,如果没看完,可以将书带回家继续看。我又借了一本莫言的小说《生死疲劳》,准备在儿子家里住的这段时间看完。我还买了丁立梅的《暖爱》和《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》这两本散文集,准备带回老家看。

时光如梭,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,争取“喝”更多的书,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,努力增加生命的厚度,就像《女人如书》这首歌的歌词那般,做个“封面夺目内容丰富,字里行间写满幸福”的书香女人。

我的“空巢”生活

吕守贤

俗话说,岁月不饶人。光阴荏苒,我已经走近人生耳顺之年的门槛。唯一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南方一个城市结婚生子、立稳脚跟后,又把她妈妈——即我的妻子接去照顾小孩。至此,我猛然发现,我已经成了“空巢老人”。不同的是,目前我被称为“老人”还有一点儿勉强。

如今,不必再忙于繁复的工作,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多起来。但终日清闲未必就是享受,也会带来空虚与无聊。生命不停息,奋斗不停止。幸运的是,我渐渐进入一种良性状态——过上了与诗书相伴的生活,诚如于谦的诗《观书》中所言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”。

“空巢”生活自有其优越之处,可以享受充分的自主权。对于阅读,我首先确定了两类书籍:一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;二类是所有与季羡林先生相

关的书籍。近几年,我的阅读基本就沿着这两条主线进行,读了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传习录》等古代典籍。与季羡林先生相关的书籍,我读得更多,目前已经出版且能买到的季羡林传记或评传类的书,我几近读完,《季羡林自传》《季羡林大传》和《季羡林传》等,还不仅仅读了一遍。坚持阅读,不仅充实了我曾空虚无聊的生活,还开阔了我的视野,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。

在阅读的过程中,我养成了坚持记笔记、写随感的习惯。每逢遇到优美的词句,或者触动心灵、思想深刻的文章或段落,我都会标记下来,或写下感悟体会。比如,关于《传习录》的读书心得,我写了20多篇,关于季羡林先生书籍和文章的读书笔记已有十几本。

读书的意义在于学以致用。如今,读书与写作已经融入我的日常,成为我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激发了我热

爱人生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热情。

阳光明媚的春天,我所住小区的樱花、梧桐花盛开,美丽动人,触发了我的诗兴,于是我赋诗一首:

海棠簇放惊人艳,桐白花开挂皓苍。
一路冲门平展过,主来客往浸芬芳。

多年来,我养成了晚饭后外出散步的习惯。一次,我在滨河公园散步,看到运河两岸水碧风清、鸟语花香,顿觉神清气爽。回到家后,我仍难以释怀,于是坐到电脑前“加班”,直至“憋”出一首七律:

旭日如盘升紫气,运河西照映晴川。
风拂花绽香氤路,燕舞莺歌嬉柳烟。
鸳影双双亲碧水,蛙声阵阵鼓丛间。
新城古韵盈祥瑞,秀美临清沐朗天。

有时,我会把这些小诗配上照片发到朋友圈。看到有亲朋好友评论或者点赞,我会更加开心。我还把跟家人去外地旅游时的经历和感想,以散文或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,有些还被《鲁西诗人》《作家地带》等刊物发表。

悠闲地捧读书卷,兴起时将心事托付给文字,这种与诗书相伴的“空巢”生活,让我的内心越来越丰盈和自信。读书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种享受。

荐书



《总有喜鹊待人来》

作者:李汉荣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在喧嚣、浮躁的背后,世界还有一些宁静的角落,可以供我们诗意地栖息。好事就要来临,我们应怀抱美好,静待喜鹊飞临的那一刻。

本书收录了62篇疗愈内心的温情散文。独特的“诗化散文”风格,让人回到自身、回到本真,激发内在能量,用双眼去感受万物。万物有灵更有情,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活的语言,重现了那个被都市掩埋的乡村童话,寄托了他对过往生命和岁月的眷恋。

连载 118

布衣诗人谢榛

武俊岭

谢榛听了,点头,欲言又止。
玉峰说,大家都说慧能禅师一字不识,其实是个误解。他能把读书与思考结合得很好,不去一味死读。

原来是这样。谢榛说。
慧能禅师主张顿悟,提出见性成佛。想想,确有至理。

谢榛点头,随即一拍膝盖,说,大师,我有困惑,还望您能开释。

愿闻其详。
接下来,谢榛把在侯爷府酒后惊艳,受到大长公主侮辱的事,简要地叙述了一遍。

玉峰上人右手抵住下巴,思考一阵之后,才说,还是要提到慧能禅师,他作的那首著名的偈子,你应该知道: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茂秦,你得修炼到第一眼看到的是美女,第二眼看到的是一具白骨。五祖对慧能

说过:有情来下种,因地果还生。无情亦无种,无性亦无生。茂秦,你好好参悟参悟吧。

谢榛心里亮堂了一些,说,谢谢大师用佛法点化我。

玉峰说,对了,悟正后来哪儿去了?
谢榛说,他头一天还与我一块喝酒呢,并把你的银票给了我。第二天我去找他,就不见影子了。

玉峰听了,笑一笑,说,这个活宝!
接下来,玉峰提出来往山里走走,谢榛欣然同意。于是,二人走出禅室,行走在山间小道上。谢榛心里的重负稍稍减

轻了一些。他集中心神,观赏山中风景。但见各种鸟儿或者于树枝上鸣叫,或者于天空中奋飞。不知名的小花中,有小蜂嗡嗡飞鸣。两三寸长的青草,从石头缝里生出,嫩绿得可爱。谢榛想,此地与京师虽然相距不远,却是两个世界。这里平静,那里喧闹;这里纤尘不染,那里红尘万丈;这里心如古佛,那里人心浮躁。

从香山返回侯爷府后,谢榛心里安静多了。遇有酒场,他不再那么拼命地喝了。没事时,他就在住处静静地坐着,反复研读李白、杜甫的诗歌。特别是杜甫的诗歌,他已多半能够背诵。这样,他就在

早晚梦醒时分,或者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对杜诗进行细细体会。李白的诗,他觉得实在是好,但仙气太浓,想学习的话,却抓不住端绪,抓不住脉络。既然如此,那就专心学习杜甫的诗吧。

谢榛的社交圈子,在扩大的同时有所淘汰。诗文圈子,只限于李攀龙、王世贞几位。李先芳、吴维岳离京做官,但不时有书信寄来,商讨作诗之法。官员圈子,只高拱、王崇古、苏祐几位。严讷成为次辅之后,成天忙得焦头烂额。这样,谢榛便极少主动联系他了。

这年,谢榛结识了几个东昌府、临清老乡,他们是李东明、卢浚卿、刘才甫、王子梁、张聚甫。他们有的并不作诗,但听说谢榛是临清人,便主动前来认识。他们无不慷慨地说,谢先生,你有困难就说,不要不好意思。

(未完待续)